

人在旅途

嵎泗速写

»»»»»»»» 陈少敏

渔获

在海港,栖身于此的祖辈,日出之前在暗夜划桨出海,衣衫褴褛,神情木然。夕阳斜下,带着一身疲惫降下风帆,回港靠岸。孩子饥饿的哭声在耳边回荡,老人沧桑的皱纹写满忧伤。一年又一年,挣扎着,翻滚着,岁月啊,你为何如此漫长?旧时渔歌《渔民苦》唱道:“渔民头上三把刀,渔霸海匪加风暴。”木帆船破旧不堪无钱修补,为生存只得咬牙冒险出港。清人徐时栋《洋山行》记录:“今年海中多盗贼,四月将半允商量。”“不去忧冻饿,既去忧死伤,不去身逼迫,且去心惊惶。”官家厘税猛如虎,海盗猖獗要人命。一直到解放前,渔民出海就像走了一遭鬼门关。

那天,我们一行来到新的嵎泗。

海阔天空处,一片白浪从海上奔腾而来,远方传来了海轮呜呜雄鸣。一艘艘大小不一的铁甲渔船整齐排列在海港,红旗飘展,仿佛一群跃跃欲试的战马。浪涛由远及近,轻快地拍打着船舷,幻化成一朵朵浪花的笑脸。

我们坐船当一回渔民,引擎声突突作响,溅起的水花像一盆盆晶莹的珍珠往两边泼,闪耀着霞光的小船贴着水面匀速前行。

“收网咯!”船老大年过花甲,敞着黝黑的胸膛,精神抖擞,“哗啦啦”一声把网里的收获倾倒在甲板上,惹得一船人惊叫雀跃:“这是青蟹!”

“红红的,扁扁的,是叫牛舌鱼,真像!”

“还有还有……”

民宿

一间石头房子,伫立在海边山坡上,斑驳的墙面似乎将时光定格在古早岁月。房顶瓦片上压着重重的石块,那是海边居民们为防台风而创造的朴素的智慧。

进入房子内部,完全是新的天地,现代化的温馨装饰让游客流连。

不知是谁说了一句:“这些石头房子也有重获新生的故事呢。”

民宿的主人是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小伙,高高的鼻梁,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,一袭白衬衫更衬托出大海的蔚蓝。他是嵎泗本地人,从上海大厂归来,脸上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镇定,他娓娓道来石头房子的故事——

石头是当地光洁坚硬的花岗岩,在旧时物资匮乏的岛屿上,石头就是最好的建材,石屋冬暖夏凉,牢固得连台风也无可奈何。繁华的年景,抬眼望去,山坡上的石屋密密麻麻,是海岛最独特的风景。小时候村里热闹非凡,小路两旁开了不少店铺,每逢佳节挤得水泄不通。

时光荏苒,不知什么时候起,村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少。读书考出海岛的年轻人不愿意再回来,去到大城市打工的人们把这里当成了梦里故乡,孤独的阿妈啊,时常向大海远方眺望。海风日复一日,石屋愈发沉默,外墙渐渐被青藤爬满,仿佛逐渐睡去。

今天,年轻人回来了,石屋像重新打扮的新郎,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,他们不再是“被遗忘的角落”,他们的笑声如此爽朗。

凉爽的海风吹过民宿群,家家门前有鲜花摇曳,环境整洁,让来宾不虚此行。

餐饮店、咖啡店、非遗手工制作……年轻人常有创意,古老的海岛啊,又有了崭新的活力。

涛声

入夜,远处的海浪起伏不定,今夜有台风,嵎泗海声如雷,一阵比一阵急切,像战鼓燎原,似有千军万马呼号奔腾。后半夜朦胧中醒转,侧耳聆听,涛声比前半夜平静了许多,古战场兵马已然撤退。

一早,我们来到和尚套景区,崖壁腾空,飞鸟翱翔,此时的涛声沾染了空灵禅意,海浪拍打着礁石,轻柔而坚定,似暮鼓晨钟,似早晚课诵,涛声卷起千年的风霜,度过无数不眠的夜晚。

下一站,网红打卡地左岸公路。人间咖啡香,灼灼花草意,年轻的情侣们相拥呢喃。走出咖啡屋,豁然开朗,脚踏车无声滑过路基,微风绕指柔,海岸洗净心中所有的尘埃。这里的涛声是爱的歌唱,是对未来的想象。

嵎泗,我会再来……

心灵隽语

拍荷有感

»»»»»»»» 一方福田 文/摄



自从北宋周敦颐写了《爱莲说》,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这句名言便一直被引用,从未被超越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,我一早上跑了两个公园——定海公园和定海湿地公园。定海公园内有一个不大不小的“荷池”,池中荷花以粉色居多,还有深红色、粉白色,其间也有一些黄色的睡莲点缀着。拍照那天,大部分荷花还沉浸在暮春的怀抱里不肯出来,只有少数心急的小荷悄悄地探出头来,好奇地看着这个初夏,正好赶上了微风不燥、夏阳不烈的好时光,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清欢入心田。

我拿起手机就开拍,看着荷花粉嫩可爱的样子,早就把最近学的一些拍摄技巧抛到九霄云外了,只捡那些可爱的拍。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那些粉嫩可爱的小脑袋调皮地摇晃。看着这些花儿们,我似乎返老还童了。

可是,毕竟我已到了花甲之年,“返老还童”只是一种幻想罢了。

年岁渐长,爱荷拍荷依旧。最爱“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

枝,香远益清”。拍荷花一般拍它的三种生命状态:一是含苞欲放,内敛而充满希望之美;二是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盛放期,热烈而不炫耀,高光而不娇艳;三是收尾凋零期,那是一种衰而不败、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回味期。

爱前两种美容易,爱衰败期的残荷需要岁月和阅历的沉淀,我也是到了花甲之年,才慢慢爱上了拍残荷的。说实话,年轻的时候对残荷是视而不见、不屑一顾的。

我慢慢地开始观察残荷,只要有好的光和影,残荷其实也可以有各种美,悄悄地靠近,再把镜头拉近,就会特写出残荷叶面的脉络之美、倒影中荷花残枝的线条之美,那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古朴素雅、沉稳大气。

雨中残荷,则是另一种意境之美,想象雨中残荷滚动着透明的珍珠似的大颗雨滴,在薄雾蒙蒙中,在斜风细雨中,轻轻摇曳,深情款款地接住了江南雨露的滋润。这样一幅江南残荷听雨图,一定会很美吧?想想都美呀。

待到今年初秋时节,我一定要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拍拍残荷,去看看它们如何优雅地老去。

生活滋味

人生自有花期

»»»»»»»» 洛水

长的野花。

后来,女孩长大、工作、成家了。可年少时的那一幕,却屡屡闯入梦境,往事像一袭浸满深秋冷雨的蓑衣,沉甸甸的湿冷,萦绕不散。她总忍不住遐想:若是昔日母亲能收起斥责与打骂,以温柔鼓励相待,看见她身上独有的光亮,命运的轨迹会不会得以改写?

一日,电视上正在播出青年人才表彰会。她留意到,许多佼佼者都毕业于职业院校。有人扎根山野,辟茶园、筑雅舍,深耕传统茶道,以精湛的制茶、烹茶技艺迎来八方游客;有人潜心钻研土木手艺,砌墙贴砖、涂装布线,技艺娴熟精湛。他们凭实干立身,在平凡岗位上光芒万丈,赢得满堂赞誉。当下职业教育愈发兴盛,工匠精神也乘着时代之风,在各行各业熠熠生辉。

牡丹,素来是花中贵品。山野间难觅其踪,恰如写字楼里精致干练的都市白领,妆容雅致、身姿挺拔,是升学赛道上的佼佼者,是世俗眼光里的成功者。虞美人却截然不同,它没有牡丹那般矜贵出身,生来便似田间野蒿,默默生长,无人留意。可它从未自甘沉沦,默默扎根,暗自蓄力,花期一至,便热烈绽放,白、粉、艳红的花朵漫遍街巷与山坡,开得肆意又绚烂。如今,它早已摆脱野草的身份,堂堂正正移入花圃,被悉心珍爱。

一花尚知奋力生长、改写境遇,活出独有的风华,何况是人呢?

每一朵花,都有专属自己的花期。再平凡卑微的生命,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盛放。